



辨疑錄

四

□ 13
3055
4 止



口 18
3053
卷 4

鳥田藏書

辨疑錄卷之四

群經億

伊藤長胤著

○四經與論孟不同論孟一章一句皆莫非教誨四經則通全體而教在其中矣不可逐一章一句求其義也曰若稽古託始之辭關關雉鳴豈言修為春王正月徒記時日曷有深義煩人講究只易逐爻有其義焉耳後世解四經亦如治論孟逐章逐句求其意義無中生有平地起波聖人之意荒矣如春秋褒貶

辨疑錄

卷四

告

災異之說尤然大抵詩觀人情之萬殊而接入易審世變之不同而處已書以述先王之德春秋以明是非之迹要在通一經而會其義焉耳

○古昔學者之所恆誦習者大略不過詩書二經故夫子之所雅言亦以此爲先而其說之尤詳者莫詳於說詩焉其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而面墻而立也與又曰不學詩無以言此數言者可以盡一經之大旨學者須奉其言以讀詩蓋人情之變不一而淑慝邪正亦不復一途苟不諳其委曲悉其狀態則無以從政無以事上無以接人而與之言三百篇之詩雖不皆善言而直吐情實無所隱諱天下之人情盡於是矣故得於詩則善體人情溫厚慈祥與物不忤自無悻戾乖角之弊故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實得夫子言詩之旨者也先儒解詩有感發懲創

之說稽之夫子之言則但有感發之說而不見懲創之義驗之于詩則所謂惡也者非有篡弑之謀叛亂之迹不過室家之思牀簀之褻國風所詠二十數篇焉耳通覽三百篇之中亦不中善惡相半之數何以懲發對言是知詩以道入情一言可謂約而盡矣且古者史籍不具記錄尚略先王之事迹山川風土物產之異因詩而知者多故夫子有多識之說孟子有尚友之論此亦讀詩之弘益也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此用詩之義也非詩

之體也自鄭玄詩箋立三經三緯之說而六義遂爲詩之體而六義亾矣鄭氏蓋以風雅頌爲三經而賦比興爲三緯若如其說則當以風雅頌賦比興爲序而詩大序及周禮大師職皆列叙風賦比興雅頌可知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類雅頌是一類各二義相比爲六義也疏以爲風中有賦比興三義雅頌中亦然故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序尤屬牽強

○自鄭氏以來二南及十三國詩牢定爲國風配之雅頌謂之三經然閱詩篇題二南則直曰周南一之

一召南一之二其餘單曰邶一之三鄘一之四未嘗
 曰邶風鄘風也然則十五國詩古不謂之國風程大
 昌所謂南雅頌皆樂之名而十五國詩非風其見卓
 矣而三經三緯之說本無所據也亦可知矣

○從先儒之說則國風是里巷歌謠民間之所作雅
 頌是朝廷之雅樂然關雎一篇是咏文王宮中之事
 豈民間之所能作哉何以不列之雅頌而大小雅中
 多刺時之詩豈朝廷之所自作哉何以不列之國風
 可知三百篇中原其所作或出於朝廷或起於民間

而及其久也輯而為詩或用樂者有矣或不用樂者
 有矣如二南雅頌從來久做樂用如豳風亦然其餘
 未必然也觀詩曰以南以雅及禮記胥鼓南可見矣
 ○夫子曰鄭聲淫又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先儒謂鄭聲鄭衛淫奔之詩故朱子輯詩傳鄭
 衛二國之詩皆解為淫奔者所作之詩如青衿雞鳴
 諸篇據小序則非淫奔之詩集傳必解為淫奔之辭
 而孔子斥鄭獨甚於是乎乃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
 女悅男也以此為鄭衛之短長竊謂孔子斥鄭聲者

不以其辭之邪正而以其音之雅濫而取捨之也故
不曰鄭詩而每必曰鄭聲可見以其聲音之不正而
斥之矣玉陽田汝成有放鄭聲說見史綱疑辨其說
曰鄭聲非鄭詩也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夫
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
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聞也詩濫矣而以雅聲
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節也其說得之且雅者
亦是聲之雅故詩曰以南以雅鄭聲孔子較之于雅
則其亦以聲音言也明矣況以辭而已則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之蕩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莊邪正分
明有耳者能辨何憂乎其混淆因思當時樂之濫者
不特鄭衛故禮曰淫樂厲禮唯鄭聲依竊律呂窮巧
極妙能變亂雅音猶紫之能奪朱也黑闇之物能亂
朱乎淫蕩之詞能亂雅乎夫子惡鄭聲蓋以音耳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辨博多前人所未發其
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
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
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

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二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

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箛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一南之籥也箛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

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
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其說
詳載焦氏筆乘

○風者民間之所流行猶風之動物如後世里巷歌
謠及竹枝曲柎枝詞是也賦者直賦其事以相贈答
春秋時士大夫互歌詩以相贈答賦某詩幾章是也
如今人唱歌曲以侑酒一般此二者蓋一類也比者
誦其詞以比物或褒或貶各有所託興者感其詞以
有懷論語所云可以興是也此二者亦一類也雅者

用之于朝廷取其聲之雅正頌者用之于宗廟取其
褒頌祖宗功德此二者亦一類也凡此六者皆在用
者之取義如何而非詩定有此體也今有一詩民間
流行則可謂之風詠歌相贈則可謂之賦倚辭以譬
則可謂之比觀以有感則可謂之興奏之于朝廷則
可謂之雅薦之于郊廟則可謂之頌如孟子左氏傳
所引詩多比興之義故六義通二百篇而一詩各具
六義雖然非一詩各必具有六義蓋一詩或通數義
亦隨讀者之見識兼通多義也

○滄浪之水本咏水之清濁而歌則固是賦也而民間傳播孺子亦能歌之則可以謂之風矣漁父取其與世推移之道則是比之也夫子感其有自取之道則是興之也若用之于朝廷于郊廟則亦可以為雅為頌矣詩之具六義可以此例推之

○詩與樂不同詩是今三百篇詩是也其中如二南雅頌可被之樂其他未必盡可做樂奏樂是韶武大夏等其詞亦不盡載於詩詩與樂其用不同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矣先儒謂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鄭衛之音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又謂鄭衛諸篇將奏之何等宗廟薦之何等鬼神哉此直以詩為樂也當從程大昌說

○尚書一經四代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歷象授時而天文明矣封山濬川而地理分矣敬敷五教而人倫立矣以至禮樂兵刑官才安民凡治理之具莫不備載爾後雖時有沿革而宏綱大要萬世永賴不能復出其範圍焉豈翅群經之祖已哉乃人極之

所以立也但其書厄于秦火而簡冊不完託于孔壁而真贋難辨此學者之所當考究也

○大抵今文真而古文偽然古文中亦有真語有粹語又有可疑者矣如大甲所云天作孽猶可違武成所云前徒倒戈等語孟子引之其他左國記禮所引皆在于秦火之先今具載于古文可信其為古語也如秦誓所云天地萬物之父母說命所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諸語雖未見其所出稽之六經粹然聖脩之遺訓也唯大禹謨畢命所載其言甚傷精微似非

唐虞三代口氣此其可疑者也通一書須真中辨疑在一篇須偽中認真此讀書之要訣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八篇出于伏生口授秦漢以來相傳最可據信者也古文二十五篇本今文二十八篇分舜典於堯典分益稷於臯陶謨分盤庚為二篇分顧命於康王之誥并書序為五十九篇託自孔壁出隋唐以來行於世唐孔穎達併為正義其餘逸者四十一篇有篇目及小序而失其辭然古文尚書其書晚出可疑者最多矣先儒宋吳才老

朱子趙南塘元吳臨川王耕野明趙昉梅鷺郝敬歸有光吳廷翰徐與喬等皆言其可疑最可信也大抵今文書艱澁難解而古文書平易讀偶驪鋪排不類古書文體且觀三代君臣之間相告語不過敬天治民舉賢慎刑等事而無心性理氣微妙之說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此等語皆古文所載而今文中未嘗有可知其出於後人之傳託而非上世之真書矣吳氏郝氏梅氏說載于左

○元吳澂三經叙錄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異何哉晁錯所授伏生書以隸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

今文書一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一十八篇為二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

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盡難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

者不一乃至一人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

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氏之所疑者如此顧激何敢實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明郝京山時習新知曰余嘗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不似舜語與虞書晉六句皆出尚書古文後人僞增也讀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云云豈道經卽尚書耶如別是一書非舜言足證矣

○國子學正梅鶯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一篇傳自伏

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

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恹恹之語恭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壤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見焦氏筆乘

○古者二典合為一篇謂之堯典亦謂之帝典登降

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慎哉！下直接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偽撰古文書者，欲多篇數，足百篇之數。分慎徽以下，名為舜典。於是堯舜二典分及南齊時，豫章內史梅賾所奏，上舜典起頭有「一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蓋後人以起頭突兀，又偽撰好語以擬堯典篇首體耳。孔疏蔡傳平列本經，不復甄別千載之後孰識假託之妄，而非虞史之筆。又按稱舜曰重華，出于離騷，固非無憑。其曰玄德，則可疑也。宋王文憲

柏書疑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其見超矣。予謂玄是黑色，如玄衣玄玉，皆是黑色。物古者贊聖人之德，曰明德，曰昭德，取其至明不掩，既稱曰濬哲，文明奚復以玄贊之。唯老子有玄德之言，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後世括其道之大旨，曰虛玄。當時六朝之所尚，遂以竄于典謨耳。

○易本占筮之書耳，因陰陽之消息盈虛立象系辭，以示人事之得失，非專講脩己治人之方也。然亦非

不問是非而徒吉凶利害之擇也如師是說軍旅訟是說決獄家人是說治家之道但當時典籍罕少而訓誡之方未弘於世有事則就而問吉凶無事則習以審是非故系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所以易有卜筮義理二端也人謂至夫子始以義理斷之夫儼然一筮書夫子豈擅自改易以為訓誨之書哉蓋從前已有此二端夫子特從其可從以為教耳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矣

○易有卜筮義理二家觀夫子可以無大過之言則蓋做義理之書看萬世學者為孔氏之徒而為學則當從夫子之言以義理見易避盈滿而居退損者易之教也故可以無大過一言足以蔽之矣王弼解用老列之旨唯程子傳獨得夫子之意其說或多岐難曉而言言是實於日用當務尤為親切先子言離經孤行亦是一部好書其格言要語多收載近思錄中最宜體悉

○易伏羲畫卦文王系卦辭周公系爻辭孔子作十

翼所謂易歷三古四聖一心者也伏羲作卦見於系辭文王系辭始見於荀子書曰文王囚於羑里而作易孔穎達曰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引緯書及史遷之言爲証一說爻辭多是文王以後事如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者多故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從此說朱子曰象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恣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爲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今考大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

與紂之事邪其辭危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皆疑辭也鄭學之徒據此遂以爲文王周公之作雖朱子亦姑遵依其說而已耳未敢以爲實然至夫子翼易之說惟見於史記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他無所考歐陽永叔趙汝談雖疑其非是而徒爲一人之私言天下學者之所傳專據漢唐諸儒之說而莫敢容疑學者須審其原委焉
○象中或說剛柔上下先儒謂之卦變凡二十許卦

既濟未濟皆二卦反對相列番轉則只是一卦象言卦變者二卦相對中互相往來耳自內卦而上外卦曰往自外卦而下內卦曰來假如賁卦與噬嗑反噬嗑六五來于內卦而居一剛之間初九往于外卦而居二柔之上故彖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他卦可以此例推後閱明梁山來知德易註適與予說同近得曹學佺可說鄒德溥易會亦從來註來氏取錯綜之義名曰卦綜

○六十四卦大象皆舉卦名唯乾卦曰天行健而不言乾先子述古義云健當作乾以音近而誤也大象皆舉卦名不應乾卦獨舍卦名而別取義近閱經解宋河南吳仁傑易圖說曰象傳六十三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之誤遂以為健耶乾坤其名也健順其訓也乾健坤順當一體言之此言天行健則坤當云地勢順矣六十四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明鄒德溥易會曰健當依晁氏作乾

趙氏輯聞曰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爲乾此一說適與先說符但因古文書言耳大抵人所見不甚相遠先子治經或會獨見與古人膺合者有之吳晃說先人云亾之後而得是恨恨耳

○乾元亨利貞本是占筮之辭耳他卦如隨屯亦皆有之象每釋云大亨以正唯乾純陽之卦首于諸卦故象別發其義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亦然文言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性情也蓋以元亨之元爲一元氣說此皆移占筮之辭以就天道言未

嘗分爲四德也唯文言中解做四德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入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專就人事而言亦未嘗說天道也後世遂解爲天之四德曰在天曰元亨利貞在入曰仁義禮智以分配四時五行千載相沿不知其有別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其下繼之曰君子體仁足以長入蓋專就人事說此非以天之元配之于人道

之仁也直以元為仁也玩文言本文自可見矣大抵古人之說書如引詩書易等語各隨所見別發新意不如後世注解牢貼章句以釋本文也如易十翼尤然然則元者善之長也者固與卦辭之元異而亦不與乾元坤元者同此只把做人道之仁說

○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明大人之德在好學與行仁也坤九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

明君子之行在敬事與行義也非卦有此義也依儀文辭別立一義以發揮其蘊耳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乾取仁而坤取義互相證明以說陰陽之義仁義雙舉定為人綱夫子之所未述其與以同也庶幾演不遠而復俱出於夫子之後乎

○春秋魯史之名夫子就加筆削汰其繁文正其名例於是春秋始尊矣二百四十四年之間善惡淑慝粲然方策無所遁其情此孟子之所以儷其功于禹

周公以爲二聖也自後世記籍詳備之時觀之其辭甚約如通鑑目錄甲子會紀但舉其綱而不詳其目覺無甚意味以其出於聖人之手強求奧義而不得乃云寓褒貶于一字誅亂賊於既死然其義例先後矛盾多不相合者信者以爲聖人刑書疑者以爲斷爛朝報孰知自書契以來有大事則成篇唯傳典謨訓誥未有編年排比如是之明且備者也故曰屬事比辭春秋之教也載當時事實垂之萬世善惡淑慝無所掩覆而後世史籍其緒實自春秋則其有功於

世教爲如何哉外此而別求義則不夫穿鑿流於傳會乖聖人之意甚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春秋所載皆天子之事也非謂作春秋者是天子之職分也自褒貶之說興而以爲當時諸侯大夫僭亂之罪天子微弱不能致討故夫子代之行賞罰寓褒貶于日月名字爵位之間以正其罪所謂代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也遂以此意解天子之事謂代行天子之事也尤誤矣蓋天子之事者謂禮樂征伐之類此皆天子之所

當行者而孔子以匹夫而記之猶之艸莽之士錄朝廷登除有僭越踰分之懼亦不得已之心也故有知我罪我之言非言代天子賞罰之權也

○趙岐曰世衰道微周衰之世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訟謂天子之事也胡氏春秋傳序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此皆以褒貶見春秋所謂託一百四十四年南面之權者也蓋言代天子而行賞罰於既歿寓褒貶於日月名字爵位之間遂



有華衮斧鉞之說宋溫陵呂大圭曰以春秋為天子之事此自孟子言之爾非謂聖人之作春秋本竊天子之權以行賞罰也且夫叙彝倫立入極位天地育萬物皆天子之事而豈徒曰賞罰之哉大圭最善春秋著五論甚不服褒貶之說故其言如此然亦不得孟子之意先子云天子之事謂禮樂征伐也蓋周室衰微而天子不能統治天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所載者是也故孟子謂之天子之事言春秋所載天子所為之事也非言代天子之事也又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事字相照言五霸行天子之事彼此併攷其義自明大抵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而亦莫古於春秋公穀二氏在周季已錯說後世如呂大圭或斥褒貶之說然其說不大行因謂後世治經者集註大全為主著諸功令推為正宗旨趣稍異焉者斥為一說排為異見而宋明以來諸儒一見可取者甚多然其人或不足取信後世其說亦不成一家言散見乎劄記小說之中者不可勝計非博綜廣覽折衷以聖言孰能辨之豈止春秋褒貶一事已哉

○孟子集註解天子之事亦取胡氏說然朱子說春秋尤不服褒貶之說或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是者尚有數條至比邱書燕說不可謂未定之說豈脩集註因古來舊說姑載胡氏說耶須參語類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者謂春秋字寓褒貶誅姦諷於既成故亂臣賊子懼此說最不

可曉春秋所誅者弑君賊父如翬閔商臣之儔當時身歿已久矣雖剖棺鞭尸固不及於懼若夫當時之亂臣賊子在春秋已成之後雖肆其暴惡而不及載亦無由於懼然則何所懼乎蓋周室東遷詩道廢絕美刺不明乎天下善惡淑慝與時俱亾而善無所勸惡無所沮故孔子作春秋使善惡是非之迹暴白於天下後世因是亂臣賊子憚於爲惡始知所懼後世之史如史記通鑑亦續春秋之緒而作此亦孔子之意也何寓褒貶於一字之間而能使亂賊知所懼乎

哉

○春秋正月辨宋元以來諸家衆言殺亂殆成聚訟先子厭其太傷煩猥不務考究然學者或質問不已大抵先儒之說不過二數途胡康侯傳春秋謂夏時冠周月蔡九峯解書謂改時不改月或謂二代通用夏正無建子之正予謂自唐虞而上邈爲無徵堯典曰日中星昴以殷仲春則當時蓋以建寅爲正也自是相沿以終夏世而不改至商而先一月爲正用丑至周又先一月爲正用子於是有一正之名二代之

時每易代之際必改物如賦之貢助徹學之庠序校器之瑚璉篚簋以至旗常車輿之制一代各異一代之制亦上世之風尚然也然則各建正朔互不相襲可知矣然建寅之正既得天時之順人間通用習熟亦久意者當時事係公式則用時王之制而世俗通稱隨便爲言焉耳故六經之間兼有二正春秋紀年事關公朝故專用周正所書春王正月建子今之一月也故左氏傳曰春王周正月杜預曰言周以別夏殷蓋曰王正月則對夏商之正言時王之正耳若

不然何以言王正既稱王則春亦從改若不然夫子亦何以曰行夏之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一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亦何以爲異而紀之耶周正建子較然矣唯詩一經專用夏正豳詩作於商而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雅作於周而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皆今之月數也蓋人間通用仍襲夏時而不必用時王之制也先儒強欲一之甚費分疏元張敷言改月數議其說最當見元文類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

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言亦各有所取也

○春秋三傳公穀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公羊氏曰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何休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穀梁氏

無說獲麟之說始乎范甯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乎疏云孔子有王者之德故亦感得麟來應之杜預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先儒以爲制作三軍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故余以爲感麟而作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按諸說不同范氏以麟爲瑞杜氏以爲虛其應則非瑞也胡氏則

專從范氏說然聖筆絕於獲麟千古無異說矣先人說夫子因魯史舊文起筆於隱之元年隨其見聞終身續書以至哀公十六年而卒游夏輩記四月己丑孔丘卒一句以明此經爲夫子之所脩也左氏所傳是也公穀本一家學其本偶脫獲麟以下二年經後之諸儒遂隨文生義殊致傳會大抵漢時諸儒治春秋者專尚公穀自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而後左氏始行于世獲麟之事粗見於左氏但紀物異耳與經書有賦書多糜書鸚鵡來巢一例事體非一經起止之

由杜氏敦尚左氏至稱傳癖而專依公穀本曰夫子感麟而作者何也吾觀夫子之教不語怪力亂神以防人之惑於妖異之說而欲脩萬世大典託麟以始何以爲孔子知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推其功配之禹之治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以爲二聖而無一辭及獲麟其明晰如是最可證者也倘當時使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甚矣人之好怪也蓋魏晉之間諸儒未知尊語孟

妄意臆料以立其說胡氏之時語孟既表見乎世儒者之所尊信既引孟子而又襲范氏說者何哉

○禮記出於漢儒之手有制度有事實有議論三代聖賢之言行政事賴以傳後世者不為不少然其中亦有可疑者矣後世將何以審其真偽覈其是非哉但當以詩書語孟為之折衷以擇所從耳據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知所云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等語非夫子之言矣據曰禘與其易也寧戚則知禘祭之禮甚傷煩細非夫子之

所取矣封建井田之制與孟子不合禮運所言大同小康之世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皆出於老莊之旨而依傍剽竊以立其說耳此皆可疑者也其他可以此準知矣

○禮檀弓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夫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夫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鄭氏註云行道猶行仁道此解尤難曉陳氏曰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予謂

此解亦不當行道之人固謂路上凡人如孟子所謂
行道之人不受之云夫子之意言先王酌中制立喪
服之禮使人不敢違若不然則於行道凡人亦皆有
不忍其死之心豈可盡服其喪哉因子路有吾寡兄
弟而不忍之言故夫子答之云爾行道之人影拂而
言明五服之等不可亂也若陳說則行道之人對子
路而言尤無落著此古之詞簡而意長者諸解俱看
不透近得曹學佺解亦如是說

○禮檀弓棺束縮一衡三衽每束一陳澹注衽如今

良則子所謂良則子者亦難詳其制六十年前華人
陳元贊者投化在京師先人因人叩良則子事元贊
沈吟稍久抽頭上簪示之曰卽此物也先人後得青
藤山人路史者詳載其制乃泐則子非笄也方密之
通雅亦有其說其物兩頭濶而中窄狀如腰鼓故以
比衽蓋便以結束也

○古人無推日食泐與彗孛地震做一例看推日食
始於三國之時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食泐但有考課疎密而

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史者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春秋日食二十六胡氏謂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此說不然也禮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又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接祭而已矣又曾子問曰墜引至于暝日有食之則有變乎孔子舉嘗問老聃之言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若使其時如後世曆法之精預知其交食遲速之度則先王敬天

之至必不可方是時而朝諸侯行喪祭也可知矣大廟火后之喪雨雪服等事皆不可豫知之事曾子併與日食而問之孔子亦言其遲速之不可逆知則古者無推日食之算法斷然可見矣記禮之書固多附會之言設使古有食筭之法亦必不如此為言然大陽之體俄爾暗蝕可以為常數而不慎哉或曰聖人智周萬物豈有不知筭食之理此後世之見耳大抵人心風俗古厚而今渝制度儀法古畧而今詳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在於愛人利物之無窮而不在盡

○容大記君之饗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二日不食食
粥納財日一溢米莫一溢米陳澹集說日一溢二十
四分升之一也清人納蘭成德字容若輯宋元諸儒
經疏叢為經解收百餘部皆全書凡七百冊元祿甲
戌歲初來于日本其中有禮記補正專正陳氏之漏
畧日鄭註一十兩日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
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集說刪去一升但云二十四分
升之一則米不及半合矣不知何據豈從王肅劉逵

滿手日溢之說耶胤檢鄭註明言一升二十四分升
之一陳氏蓋誤脫一升字也

○漢唐之間甚重孝經而不貴論語梁皇侃性至孝
常日限誦孝經一十遍以擬觀世音經唐玄宗天寶
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當時之所尚者可見矣宋儒
先却不取孝經朱子曰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北宮
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
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
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鬪湊出者又曰胡氏疑是樂

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又曰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按此諸條汪胡程諸儒以及朱子皆疑孝經之爲假書從前諸儒之所未經道者豈不卓識乎因思孝經中固多格言信其爲聖修之遺訓施諸日用固其有補然較之論語則其旨有不同曾論二十篇括乎一箇仁字而曰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則孝弟忠信亦皆在其中

答諸弟子問孝則只舉事父母之道以告之而未嘗語之以修齊治平之方也孝經則脩齊治平許多工夫歸宿于一箇孝字而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以明之夫百姓日用仁者見其爲仁智者見其爲智各隨所見殊歸而同塗天子而能安天下則永其寶祚諸侯而能安其國則保其宗社可以爲仁可以爲孝固亦無不可然孝專事親之道而仁則安衆之道本有大小偏全之不同一書同出于夫子之言則豈一其旨哉先儒之說實可信夫

○漢書藝文志首叙易書詩禮樂春秋以爲六藝而繼之以論語孝經春秋則有左氏公穀三傳爾後樂經無聞又加周禮儀禮孟子爾雅以爲十三經自唐及宋諸儒各有註疏世之治經者循守其說以爲據焉宋興百年鉅儒輩出不唯濂洛之旨爲然歐蕪王氏亦皆有所闡明及南渡後朱子折衷先儒之說以註述六經後之學者奉以爲楷程而漢唐之舊說廢焉大抵自三代之隆下接戰國經傳之旨雖有煩簡醇疵之異要在事實自漢而後則徒究訓詁自宋而

後則專本心理自是而後工夫訓詁亦隨一變此論世者之所當識也

○宋之儒先見道亦不必同周子通書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宥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爲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蓋以誠爲人之本以仁義禮智信爲道德而其性之者爲聖復之者爲賢至言性則以剛柔善惡中爲性大極圖說所謂五性感動是也程子受學于周子然其述好學論則曰五性具焉仁義禮智信蓋周程言仁義禮智不同而據孟

子論之周子之說爲近周子著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易傳註復見天地之心曰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淺非王輔嗣以靜見天地之心之說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周子以靜爲道之本程子以動爲道之端而據易論之程子之說爲是乃朱子之解經言動靜則主周子而言仁義則從程子其異同自可見矣

○周程張邵司馬之六君子者出處在仁宗哲宗之間朱子爲贊號六先生者也其學問主意亦各不同

一程學於周子周子專說大極而程子未嘗言太極周子以仁義禮智信爲德而程子則以爲性已詳于上矣而邵子祖易專說象數張子專說太虛太和亦不言太極至溫公則亦甚異祖揚子雲而疑孟子專取性善惡混之說自程朱子而後靡然說理氣體用專以仁義禮智信爲人性所具之理前此諸儒則未必皆然

○學道者須如孤軍臨大敵如單身陷重圍有進一尺無退一寸叅倚羨墻刻肝銘骨不可少生自安之

心不可少萌怠墮之念而後纔足以異於眾人矣斯道之大斯身之微以不逮之資生千載之後雖心心念念時時刻刻明目張膽專心致志以求之尚恐難致況乍作乍輟如存如亡退託于暴棄之域自畫于懶弱之質志馳于將至之鴻鵠目奪于過門之軒冕或趨于多岐或誘于外好斯道之成其可望乎歲月如流可畏可謹

○爰稽古者吾先王之治當時風氣簡朴民心敦龐上下相忘安于不識不知之天未有禮文制度

可徵焉方

應神之馭寓百濟國致貢經典學士其侍子腆支博士王仁寔來由是文籍興焉虞夏之大典鄒魯之遺訓譯以國語會其義趣隋唐之間世交使命如粟田真備之聘問仲滿逸勢之留學偉人才子屢賓唐廷慕其禮樂熟其辭令始乎聖德之冠位成乎淡海之律令制度文為一準貞觀開元之成規祖周叅漢粲然大備朝有大學圖書之設禮有釋奠科第之儀八省列乎內七道藩乎外家有文學國有博士詔誥典策

郁郁乎文哉爾來相襲率其舊章加之延天之好文
管江之專門文雅之盛於是可觀逮保元平治之季
天紀俶擾至治承文治之年王室不靖危乎建武厄
乎應仁其間四百有餘年詩書禮樂日就湮替否傾
而泰糾極而復慶元建案以來昌運丕闡聖猷塞
而再廓文業墜而復續經典盛行士儒輩出天下之
人復知有周公孔子之道矣重熙累洽四陲無梗聞
商吳舶競輸異籍鄭孔何馬之傳變而程朱陸王之
說興吾輩小子抱遺經于艸莽之間得與一二同志

講討研磨者豈不太平之餘化 先王之遺澤乎

○先子生于寬永之丁卯而終于寶永之乙酉初竊
河南考亭之微旨兼參青田新建之奧義直泝洙泗
恍然獨得未強教導青衿麇至註論孟則有古義解
中庸則有發揮總其義解則有語孟字義詳其受用
則有童子問微顯闡幽大義粲然長胤日侍親闈飲
其提誨千聞一得僅了大義雖做趙括之讀父書竟
愧揚鳥之與玄文今音容日邈微言易渝尚奉承遺
旨不敢失隊因本所聞乎家庭之言而參諸所得於

愚慮之意據經援傳錯雜成書其或有不當自當就成書訂之不敢以管窺之微而自取貂續之僭云

其其... 限... 中... 辨疑錄卷之四

辨疑錄跋

語云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蓋知言讀書之本也知人讀書之要也知言知人而後聖賢之書可讀至賢之學可庶幾不然則為多端眩無所取法師家之書每論古今異同者為是故也好古之士其諒之弟子董捧

事且膺校討之任仍記歲月云

享保十八年秋七月朔小貫徽典拜書

入書同歸同歸公學可成幾不送因然

也味入覽書之要也味言味入而於聖賢

歸其書不味其入可乎蓋味言覽書之本

語云不味言歸入也蓋不味其歸

解題辭類



乘

